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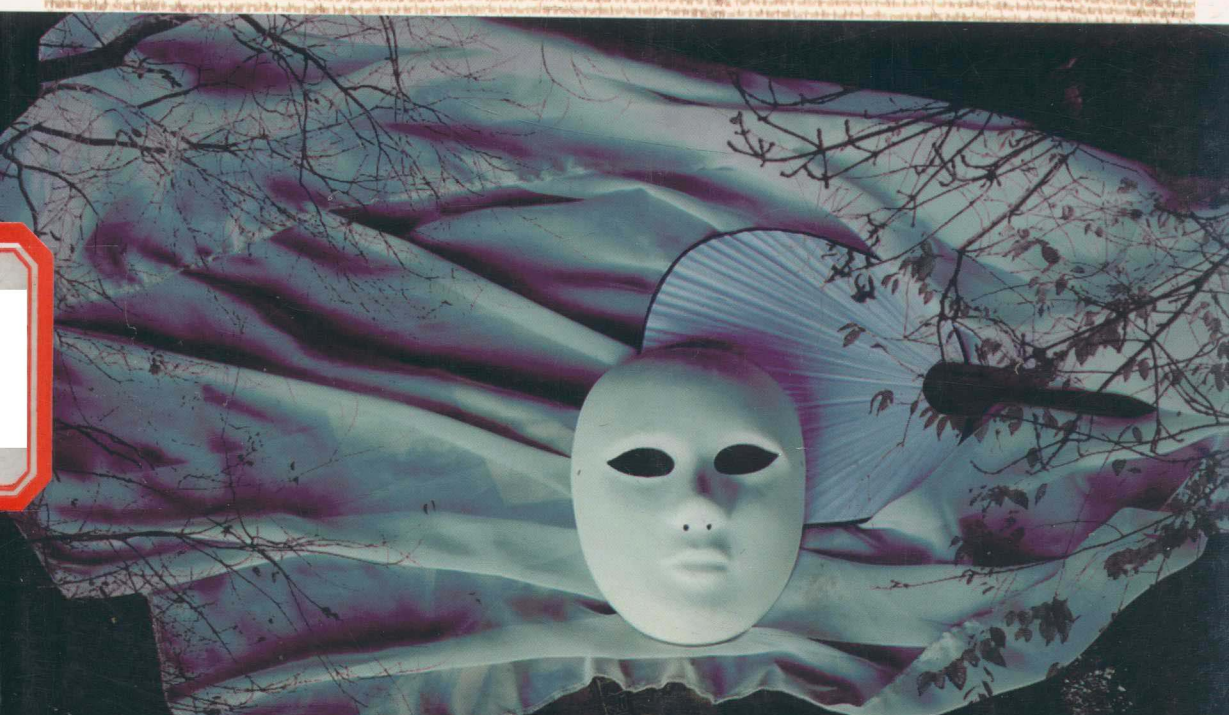
麦林推理
MAILIN TUILI

下

变脸师爷

接二连三的诡谲案件，抽丝剥茧的现场揭秘，
迷惑人心的手法破解，还原案件的同时，谁来还原他的身份？

棠岚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变脸师爷

接二连三的诡谲案件，抽丝剥茧的现场揭秘，
迷惑人心的手法破解，还原案件的同时，谁来还原他的身份？

棠岚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变脸师爷 / 棠岚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 10 (2013. 5 重印)

ISBN 978-7-219-08021-4

I. ①变… II. ①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4828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林晓明
责任编辑 林晓明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网 址	http://www.gxp-ph.cn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690mm×960mm 1/16
印 张	26
字 数	25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5 月 第 2 版
印 次	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8021-4/I · 1573
定 价	51.8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II 目录

风波鉴(13)黄雀之计 / 001
风波鉴(14)第三凶案 / 004
风波鉴(15)苏州公子 / 010
风波鉴(16)共设毒计 / 013
风波鉴(17)东瀛幻术 / 022
风波鉴(18)第四凶案 / 028
风波鉴(19)祸不单行 / 031
风波鉴(20)最后一篇 / 035
风波鉴(21)天火之刑 / 042
古剑奇谈(1)金刀驸马 / 046
古剑奇谈(2)古剑之谈 / 056
古剑奇谈(3)一剑封喉 / 062
古剑奇谈(4)聿府相逢 / 068
古剑奇谈(5)谁是凶手 / 074
古剑奇谈(6)阴谋陷阱 / 079
古剑奇谈(7)厉家小姐 / 084
古剑奇谈(8)四具尸体 / 092

古剑奇谈(9)故人狭路 / 096
古剑奇谈(10)神秘之约 / 102
古剑奇谈(11)情深缘浅 / 112
古剑奇谈(12)破戒之惩 / 118
腹中妻(1)无名女尸 / 125
腹中妻(2)桃源钱家 / 135
腹中妻(3)真假之妻 / 141
腹中妻(4)守株待“鬼” / 145
腹中妻(5)血玉观音 / 151
腹中妻(6)揭破身份 / 157
腹中妻(7)踏水上吊 / 166
腹中妻(8)是非颠倒 / 174
腹中妻(9)掌中暗哨 / 179
腹中妻(10)抛砖引玉 / 183
腹中妻(11)幕后真凶 / 190
腹中妻(12)恨意缠绵 / 196
腹中妻(13)曲终人散 / 200

风波鉴（13）黄雀之计

沈白和陆元青的目光——掠过那几个这几日突然对他们来说变得很熟悉的名字，祝东楼、贾延午、张昭、王佐……最后目光落在了那个叫做陈言的落第考生的名字上，苏州人？

沈白一指这个陈言的名字，“元青，你说这个苏州考生陈言会不会就是祝东楼带回府中的苏州公子呢？”

却见陆元青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张昭、王佐、祝东楼、肖长富……乙组中所有中了贡士之人……张昭和王佐已死，祝东楼明显与此事脱不了干系，那么下一个会是这个肖长富吗？”

沈白微微皱眉，“元青何以认为杀人者下一个目标不会是曾羽良、田中奎或者萧佩呢？”

陆元青摇了摇头，“春闱会试二月举行，如今已是四月将末，没有考中贡士的考生早该离开京城，各自返乡了，如何会在京师之地逗留如此长久？杀人者的目标几乎集中在了汴城，原因为何如今我们还不知晓，可是必然与祝东楼脱不了关系。祝东楼是汴城人，而死者贾延午是唯一一个没有中贡士却遇害的人，我想原因也只是因为他是汴城本地人士而已。其他几名中贡士的考生因为很快就要参加皇上亲自举行的殿试之考，必然不会远离京城，汴城离京城不远，快马两日即可来回……”

沈白接口道：“祝东楼不仅喜欢将美女收入府中，而且喜欢在他的朋友面前炫耀这份艳福，那么以祝东楼的性情，另外几个殿试之后有望飞黄腾达之人，他怎么可能不提前去拉拢结交？如此，王佐和张昭或者肖长富也许会被祝东楼邀回府中小住，等候皇帝的殿试之期……”

陆元青摇了摇头，“那刚刚祝东楼为何对王佐和张昭之死表现得这般惊讶，仿佛一无所知？如果是住在了他的府上，他又怎会不知？”

沈白微微一笑，“谜底还在祝东楼的身上。我已派了邵鹰暗中跟着祝东楼。我刚刚将之前发生的命案这么有暗示性地告诉他，如果他心底有鬼，今夜势必无法安眠，等他夜行之时跟上去，必有收获！”

沈白眼中有坚定的光芒闪烁，陆元青看着他黑白分明的瞳仁，点了点头。

是夜，正戌时分，一顶小轿悄无声息被抬出了祝府的小门，除了抬轿的轿夫，轿旁还跟随了一个人，此人低声询问着轿中人，“公子，这么晚了，您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懂什么！我心神不宁，感觉要出大乱子！”轿中人压抑的低语中难掩骄横，此人正是祝东楼，只是他的声音有些惊悸和疲惫，听起来有气无力。

夜色有些浓稠，似是起了雾气。邵鹰远远地尾随着他们，嘴角却是泛起一丝冷意，“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这几个蠢货要搞什么把戏！”

夜深人静，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。小轿走得很急，在一个转弯处几乎撞上了一个姑娘，只听那女子低低地“哎呀”了一声，复又归于平静。

那女子年纪不大，一身黑色衣裙，手中撑了一把纸伞，碎步而行。因为她穿着黑衣，走路无声无息，再加上那把深色纸伞又遮住了她的脸，所以轿夫根本没有发现她，直到走到近前才慌忙互相躲避。

那女子动作虽然慢，却堪堪躲过了快要将她撞倒的轿子，无声无息闪到了一旁，可是轿中的祝东楼却被这突然而来的颠簸激怒了，他本就心情不佳，如今更是火冒三丈，“混账的东西！要把你家爷摔死吗？！”他一边说一边怒气冲冲地命令停轿，气哼哼地冲出了轿子喝道：“不长眼的东西……”话音未落却突然看到面前还有一名女子，不由得收敛了一些自己的态度，浪荡公子的形象还是要的。

“原来是有姑娘啊，”他一边自命风流地笑着，一边踹了一脚身后的轿

夫甲，“不长眼的东西，要是撞伤了这位姑娘可怎生是好啊！”

那姑娘静悄悄的，撑着纸伞的手没有移动分毫，让祝东楼不由得有些心痒这姑娘生的怎样的容貌，可是再一仔细打量，祝东楼却觉得微微的怪异感浮了上来。大晚上穿了一身黑的女子，没有雨偏偏还打了一把伞，一人行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，几乎被撞到却不发一言……祝东楼不动声色地退后了一步，他想起了这次夜行的目的，再看到眼前这个奇怪的女子，心内不由得泛上了一丝冷意……汴城的夜晚因为之前的诡异案子而变得格外令人不安……

那女子动了……祝东楼只觉得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可是这一身黑的女子只是静默地侧身从祝东楼的身旁走过，撑着伞的手依旧挡住了自己的脸……

不知为何，那女子手撑纸伞碎步而行的背影让祝东楼微微有丝熟悉之感……也对，祝公子阅美人甚多，看花了眼也是有的。

祝东楼重回轿中，继续前行，他要去的是春锦客栈，去见一个人。

春锦客栈门口的大红灯笼在夜色中发出朦胧的光亮，亮堂堂的招牌在红光的映照下显得极为气派。小轿稳稳地停在了春锦客栈的门口，祝东楼命身旁的管家祝胜前去叫门。

春锦客栈已经准备打烊了，见又来了客人，掌柜的忙上前招呼：“这位爷您是要住店吗？”

祝东楼不耐烦道：“我要见天字二号房的客人，我是他的朋友。”

掌柜赶忙道：“那客人恐怕已经休息了……”

祝东楼瞪他一眼，“前面引路！”

天字房在三楼，夜深了，住店的客人们差不多都睡了。掌柜提着小灯，和祝东楼一起停在了天字二号房的门口。

掌柜轻叩门板，“肖公子您睡了吗？有位祝公子找您，说是您的朋友。”

叫了几声无人应门，掌柜的一脸为难地看向祝东楼，“这位公子，肖公子恐怕睡了。”

却见祝东楼一抓掌柜的前襟，“赶紧想办法把门给爷打开，爷有要事，你耽误了，爷唯你是问。”

风波鉴（14）第三凶案

那掌柜的被祝东楼的气势给吓住了，哆哆嗦嗦地掏出了房门钥匙，想要打开房门才忽然想到门是在里面被拦门闩反锁住的，不由得战战兢兢地看向祝东楼说道：“这位公子，门是从里面闩上的，这……”

祝东楼闻言脸色更加阴沉，他将掌柜呵斥到一边，而后吩咐道：“祝胜，把门端开！”

祝胜听从公子吩咐，紧走几步上前就去端门，端了好几下才听闻拦门闩落地的声音，又用力一脚，那门顿时大开。

祝东楼向内一望，只见房内没有一丝月光照进来，几乎可以说是黑漆漆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微微皱眉喊道：“肖兄，肖兄可在房里？小弟祝东楼来访。肖兄？”

房内依旧安静无声，祝东楼摸着黑缓慢跨进了房中，屋内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声息。祝东楼一边往前摸索一边问候在回廊上的掌柜：“肖公子不在房里？他出门了？你怎么不告诉……”他的话音突然一顿，黑暗中似有什么东西撞了他的肩膀一下，他下意识地一推，那东西借力反力又撞了过来。祝东楼深夜来访，没有寻到肖长富，心中已是十分气恼，当下便用力一划拉，“什么鬼东西！竟敢撞到你祝爷的身上……”

祝东楼发怒的语调却突然间切入了丝丝惊恐，“这……这是什么玩意？！”他摸到了什么？！一双脚，一双飘荡不止的脚，冰冷而又僵硬……

当意识到自己手中摸到的可能是什么东西时，祝东楼终于大叫一声冲回了回廊上。他面色惨白地一把抢过了掌柜手中的小灯，顺势往房内一扔，小灯咕噜咕噜滚了几圈，终于停了下来。飘忽的灯火哪里禁得住这样的折

腾，挣扎闪烁了几下便无声无息地熄灭了。可是仅仅是那明灭的瞬间，借着那小灯一闪而过的微弱光亮，那展现在几人面前不断晃动的景象，就已经几乎让祝东楼吓晕过去了。

在小灯熄灭前的瞬间，映在几人眼中的是悬挂在房中央的吊尸面目狰狞地来回晃动着。尸体脸色青白，双眼外凸，似是在直勾勾地瞪着房外的众人……

祝东楼惊恐地瞪着眼前的无限黑暗，似乎想要盯出一个洞来。

那掌柜的见客栈里死了人一时间慌了神，忙向楼下奔去，一边跑一边口中颤声道：“死人了……”因为没有拿着小灯，才刚跑了几步，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

只听那被撞之人冷声道：“都给老子站在原地别动，谁敢跑就视为心虚拒捕！”

说话之人正是邵鹰。

按说邵鹰不会如此姗姗来迟。他是被路上遇到的那个奇怪黑衣女子吸引了注意力，在他注意那名黑衣女子时，祝东楼已经继续前行了。他扭转方向跟了那黑衣女子几步，又转念一想，今夜还是跟着祝东楼比较重要，所以又返身回来，因而来得有些迟。

邵鹰命掌柜的掌灯，只见房中央的梁上挂着一具尸体，死者的颈上有悬梁的白绫，而他的怀中似乎还揣着什么。

邵鹰见死尸胸前鼓鼓囊囊的，便小心翼翼地掏出了死人怀中的东西，借光一瞧，嘿，又一本《风波鉴》！他微微冷笑并看向祝东楼，“祝公子，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来这里会死人，怎么，你是知晓这死尸死了还捧着你写的这本《风波鉴》，所以赶来一叙吗？”

祝东楼面色惨白，他惊恐地瞪着邵鹰拿在手的那本《风波鉴》，似乎那不是一本书，而是随时可以将他撕成碎片的怪兽……

邵鹰又看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，“祝公子，和在下回衙门说话吧，请！”

祝东楼赶忙站起身来，只要能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去哪里都行！

已是深夜子时，汴城衙门的大堂之上却是灯火通明，沈白未着官服，却神情严肃地看着堂下的祝东楼、祝胜及春锦客栈的掌柜刘川。

“你说住在天字二号房的客人姓甚名谁？”

刘川抹了一把汗道：“大人，那住在天字二号房的客人叫做肖长富。”

沈白又问道：“这个肖长富住在你的春锦客栈中有多少时日了？他平时可常出门？可有任何特殊的人前来找过他？”

刘川道：“回大人，这位肖公子在小人的春锦客栈中住了有两个多月，平日有谁来找他，小人真的没注意过……不过他真的常约朋友出门饮酒。”

沈白点点头，“好，你今日可先回你的春锦客栈去，有事本官会随时传唤你的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刘川退堂之后，堂下只剩下了祝东楼和祝胜主仆二人。沈白看了看二人的神色，换了张笑脸问道：“祝公子这么晚了去春锦客栈难道是有什么要事不成？”

祝东楼心乱如麻，听沈白此言支吾道：“我是约了那肖公子喝酒的。”

沈白的神情似笑非笑，“喝酒？这般晚……不过还好祝公子约得晚了些，没遇上那名凶手，不然祝公子今夜也是危险得很哪。”

见祝东楼不答，沈白拿起了公案上的那本《风波鉴》，“又是一本《风波鉴》？待我看看这个小篇叫做什么？”沈白扫了扫扉页才道，“《夜半怪谈》，倒是和今夜发生的事有些应景。”

见祝东楼汗如雨下，沈白又道：“这已经是第三起因为《风波鉴》而死人的案子了。敢问祝公子是怎么和这位肖长富认识的呢？”

祝东楼无奈道：“今春二月春闱会试，我和这位肖兄为一个考组的考生，因此结识。”

“春闱会试……”沈白微微一笑，“那敢问祝公子可认得贾延午、张昭和王佐？”

祝东楼半晌才点头道：“认得，都是春闱会试时同考组的考生。”

沈白佯装诧异，“原来祝公子都认识啊……本官之前提起这几人时，还以为祝公子不识得呢！也难怪，这几人都死了，祝公子想避嫌嘛……”

祝东楼听闻沈白说到这几人都死了的时候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。

沈白却还嫌他今夜的惊恐不够一般，微笑道：“除了贾延午，和祝公子同考组的考生而又同时喜中贡士之人，如今还活着的，就只剩下祝公子一人了。”

沈白看似无心之语却正敲在了此刻祝东楼的软肋上。他唇角微动，“沈大人，这案子还没有眉目吗？”

沈白似是极烦恼地叹口气道：“不瞒祝公子，本官到现在依旧毫无头绪，这凶手很是不同一般啊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手法多变，而且他还能做得和《风波鉴》一书中的描写一般无二，恐非寻常之人之力所能达到啊！本官也是愁苦得很哪……”

沈白一边“抱怨”着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祝东楼的脸色，看着祝公子的脸色越来越无望时，暗暗一笑道：“祝公子可曾得罪过什么人吗？”

祝东楼闻言一惊，“沈大人这是何意？”

沈白微微一笑，“祝公子不是《风波鉴》一书的笔者吗？这名凶手明显是冲着《风波鉴》而来，他模仿这本书去杀人只说明一点：这本《风波鉴》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当一件事变成了你每天睁开眼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时，那说明这件事已经和你每日呼吸一样，必不可少。凶手如此‘依赖’这本《风波鉴》，那就是说，要么他极爱这本书，已经到了疯魔的地步；要么他极恨这本书，也已到了疯魔的地步。既然祝公子是《风波鉴》的笔者，那么换言之，凶手如果不是极爱祝公子，那……便是极恨祝公子喽！”

祝东楼的面色惨白如纸，“爱……恨？”

沈白故意打岔道：“也难怪，祝公子在这汴城可是大有‘美名’啊。每日都有不同的美人相陪固然是人生一大惬意之事，但是却难保这些美人间不会互相嫉妒，生出什么事端来，不是吗？”

看着祝东楼明显因为自己的话题转换而松了一口气，沈白却并不想让他这么好过，又加了一味猛料，“当然本官指的是那些爱……如果是因为恨的话，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。”

祝东楼闻言面色又开始暗淡了下去，他那苍白的神色透出了一股令人窒息的绝望，好像有什么极恐怖的东西在慢慢逼近他，而他却不知那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，被动而绝望的等待滋味必然令人心力交瘁。

沈白知道他将要说的话会是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可是他还是毫无“怜悯之心”地说了：“夜半无人，小柯子在噩梦中惊醒过来，坐在床头看了看身旁通铺上的兄弟们，都在安睡，可是他一摸右手身旁，空的？小德子去了哪里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难道是去茅厕了？脑中想着，肚子却是一阵不适，也想去如个厕。在黑夜中前行，小柯子一路上摸摸索索，生怕被什么东西绊倒，他刚来这家府宅帮工，对路并不熟悉。突然暗夜中有什么东西扫了一下他的肩头，他下意识地伸手一推，那东西却更加大力地撞过来。人在极度恐惧中要么大笑给自己打气，要么大怒给自己壮胆。小柯子以为这是小德子的玩笑，便怒道：小德子你半夜不睡觉挺个什么尸！可是他下一瞬间就大叫出声，握在手中那奇怪的东西不正是人的一双脚吗？他哆哆嗦嗦地抬头一看，惨叫一声：娘呀！随着那晃荡的双脚而上，是小德子那诡异狰狞的青白脸孔，只见他吊在走廊之上，双眼外凸，死瞪着小柯子，那仿佛……”

祝东楼再也无法忍受这般折磨，猛地打断了沈白，“沈大人，祝某今夜刚刚被吊尸吓得还不轻，大人又何必如此取笑祝某呢？”

沈白却是不解道：“本官哪里在愚弄祝公子呢？祝公子难道不记得这一段正是《风波鉴》中的又一小篇《夜半怪谈》中的一段描写吗？”

见祝东楼闻言一副吞了死蟑螂的神情，沈白又笑道：“祝公子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莫非这《风波鉴》中的小篇太多了，连祝公子身为笔者本人都不得记得自己曾经写了些什么不成？”

祝东楼干笑了几声，“沈大人真会说笑，真会说笑。”

沈白却是静静看了他半晌，笑意悄退，冷意浮现，“祝公子，如今你已是死期将至、大难临头，怎么？还不愿意和本官说实话吗？难道真要等到你被这凶手摆成第四具按照《风波鉴》中的描写一般的死尸，你才肯悔悟不成？”

祝东楼被沈白突然的“回马枪”惊得差点儿跌坐地上，他仿佛被人当堂扒光了衣服一般羞辱难堪，可是却无法反驳沈白半个字。

静静坐在堂上的沈白虽然未着官服仅穿便服，可是依旧肃穆威严，不容小觑，衬着身后“清正廉明”的牌匾，祝东楼只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这个低调文雅的沈大人洞悉，难以反驳了。

沈白的眼黑白分明，衬着他文雅的面貌更是显得耀目逼人。他紧紧盯着堂下的祝东楼轻声问道：“祝公子，本官最后再问一次，你真的是《风波鉴》的笔者落魄书生吗？你可要想好了再回答，你可明白本官的意思？”

时间艰难而缓慢地流逝，堂上堂下一片静寂无声，沈白静静地看着祝东楼，祝东楼的视线却不敢与他相对，左躲右闪。

一盏茶的工夫了，祝东楼依然不想开口，却听沈白悠然一笑道：“夜深了，本官累了想去睡了，祝公子也回去休息吧！祝公子你可知晓，权势地位固然重要，可是如果丢了性命，就算日后能有官居极品的机会，恐怕也只能暗自饮恨了吧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人死无生啊！本官今夜一片苦心，祝公子却是不肯领情，也罢，算是本官枉做小人了。只不过祝公子今夜踏出了我这汴城县衙的大门，本官就是想保祝公子的性命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呀！也是，这种冤魂索命的奇异事件，本官一介凡夫俗子确实也是爱莫能助。死期将至，却不自知，可叹！”说着似是极惋惜地摇头，微微叹口气。

风波鉴（15）苏州公子

祝东楼死死盯着脚下的地面，终于不情不愿地开口：“我不是《风波鉴》的笔者，我也不是那该死的落魄书生。”

沈白哼笑了一声，慢慢站起身来，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“那么敢问祝公子这《风波鉴》的笔者落魄书生究竟是何人呢？”

祝东楼恶狠狠道：“陈言，陈言！”他这般的咬牙切齿，仿佛这“陈言”二字将他的一切都摧毁了般。

“陈言？”沈白又哼了一声，“陈言，苏州人，今年二十三岁，出身书香门第，只不过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因为好赌，已是输得倾家荡产、家徒四壁。陈言自幼聪颖，无论是吟诗作对，还是论辩文章都是极为出众，可是他这人狂慢清高，不屑与人为伍，所以在苏州才子圈中虽然极为出名，但是朋友却少得很。今届春闱会试是陈言第二次应考，陈言第一次应试中，无论是第一考的四书经义，还是第三考的经史策五道都是名列前茅，只唯独可惜了那第二考的试论一题，他竟然口出狂言道：当今皇上重道轻德，任用道士为官，偏宠奸佞、打压忠良，长此以往，必将天下大乱、妖孽横行……那还是三年前的事了。本来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，别说是做官，恐怕性命都要不保，不过他运气不错，当年的主考官厉奉元厉大人怜其才学，将此事压了下去，最后不过是将其轰出考场遣回原籍而已……不过没想到这陈言倒是有毅力，三年之后卷土重来了，还有幸和祝大公子同分为一考组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”

祝东楼惊讶地抬起头看向沈白，却见那一直低调的沈大人此刻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“祝公子，沈白如今虽然只是个七品小官，可毕竟是朝廷命

官，再加上有京城中的故人帮忙，想要查个各地卷宗或者生员存档还是易如反掌的。苏州府的春闱考生名录虽然来得迟了些，可是贵在十分详尽，怎么，祝公子还需要沈某继续说下去吗？”

祝东楼皱紧眉头，“就算《风波鉴》不是本公子写的又如何？是那陈言所写的又如何？本公子帮他印版出书，他该感激我才是，否则凭他一介腐儒毫无人脉，别说出书成册，恐怕看都没人看，他不谢我，反倒怨恨我，实在是不识抬举！”

却听有人悠然道：“倘若真是如此，那陈言实在是不识抬举，祝公子也确实委屈……”只见一青衫人影慢吞吞走出了大堂左手边的帷幕，这面目看起来呆里呆气的书生不是陆元青是谁？

祝东楼诧异地看了看此人，又见沈白一脸不以为意的神情，竟不由得恼怒起来，“我是有功名在身的人，如今案情未明，沈大人竟叫了这么个没有身份的师爷前来羞辱我？”

沈白闻言还未答话，却听陆元青道：“人必自辱而后人才能辱之，又怎来在下侮辱祝大公子的道理呢？”

“你！”祝东楼一时间怒不可遏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发作，只是恶狠狠地瞪着陆元青，可是被瞪着的某人却似无知无觉般继续说道：“祝公子还是先别急着生气。那轻狂书生陈言呕心沥血写成的这本《风波鉴》被祝公子这般占为己有也就罢了，可偏偏祝公子还为了某些原因把这本书窜改成了一本淫艳之书，也难怪这落魄书生就算是做了鬼也要继续纠缠祝公子了。”

“你胡说八道！”祝东楼一时间也分不清是惊是怒，“什么鬼不鬼的，别想拿来糊弄本公子！那陈言活着时我尚且不怕，他现在死了，我就更不怕了！”

沈白闻言却猛地一拍案道：“大胆祝东楼，还不把怎么杀死陈言之举如实道来！”

祝东楼被沈白的突然之举吓了一跳，微微一愣刚想开口，却听那姓陆的师爷慢吞吞道：“敢问祝公子又怎知那陈言已经死了呢？连我等都在猜测

这陈言究竟是生是死，没想到祝公子却能这般未卜先知，实在是令人佩服得很哪！”

祝东楼至此时才明白这个姓陆的师爷刚刚是在耍他，他竟然一直小看了此人，只可惜他明白过来时有些迟了。

他后退了两步，好像这样就能躲开陆元青的逼问，可是那絮絮叨叨的声音依然环绕耳边，“今年春闱之考，祝公子与那位苏州公子陈言有幸同在一个考组，当然还有另外几位考生有幸能在此次春闱会试中与祝公子结识，比如说王佐、张昭、肖长富，至此在这一考组中所有喜中贡士之人竟然都凑齐了，这是有多么巧合啊！而在下从来不信世上有这般巧合的事情，而又因为这几人都牵涉到了这《风波鉴》一案当中，所以在下就不嫌麻烦地顺道查了一下这几位喜中贡士之人的才学、操守、家世等等，然后在下就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地方。”

陆元青微微一顿笑道：“王佐，郑州人，家中是做瓷器生意的，此人是家中的独子，正妻没有，妾倒有十几个，别说什么才学，连大字都不识几个。此人能在今届春闱会试中喜中贡士，实乃祖坟冒了青烟的缘故。张昭，饶州人，今年已经三十岁了，之前是屡试不第，今年春闱会试却有这般惊人之成绩，也实在是很突然，或许是他结实了祝公子的缘故吧，对了，此人家中良田不少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土财主。肖长富，扬州人，他老爹经营着半个扬州的绸缎生意，可算是富甲一方，是个跺跺脚扬州也能震一震的人物。只可惜士农工商，商人虽然日子逍遥，可惜总没有书香门第听起来有脸面，所以这位肖老爷一直扬言要为他儿子捐个官，可惜一直苦无门路，但是今届春闱会试中，这位肖公子有幸结识了祝公子，算是他的官运到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陆元青微微一顿对着祝东楼悠然一笑，“最后嘛，就轮到你了，祝公子。”

风波鉴（16）共设毒计

祝东楼见陆元青将刚刚几人的详细背景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，已经有些惊慌失措了，如今见点到了自己的名上，更是惶然地瞪大了眼，“我？我怎么了？”

陆元青一笑道：“祝东楼，二十二岁，汴城人士，其父祝琰森曾任户部右侍郎，四年前因‘五十万两河银案’而落马，不过幸得严嵩严大学士当日力保，才最终不过落个罢官的下场而已。如今也不过是数年光景，当日的祝大人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如今汴城了不得的豪绅，经营着这印书如印钱一般的函意坊，实在是令在下佩服。”

祝东楼恨恨地看着陆元青，“那又如何？我爹当日乃是蒙冤受屈，幸得严大人慧眼独断，连皇上都赦免了我父之罪，你个酸书生凭什么如此说话！”

陆元青似是笑了一声，“说起这位严嵩严大人，如今在咱们大明朝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严大人权势威望都是如此之高，那些喜欢溜须拍马之徒又岂肯错过？！据闻这位严大人收了无数的义子，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。能得严大人保举提携一句，自然是胜过那陈言狂书生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试论了，祝公子你说在下说的对否？”

祝东楼惊怒交加，他看着陆元青滔滔不绝之口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他勉力维持冷静，“陆师爷，就算你巧舌如簧，可是你不过是信口开河、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诬陷我的贡士之名不是自己考来的？”

却听沈白一声冷笑，“刚刚元青所说的话，祝公子似乎没有认真听！王佐、张昭、肖长富，如今他们都死了，除了他们都参加了今年的春闱会试